

魏隆民忘本回头

主 传 典 宋 允 柱 写
山 东 人 民 出 版 社



魏隆民忘本回头

主传典 宋允柱写

*

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济南经9路勝利大街)

山东省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001号

山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山东省新华書店发行

*

書号: 3138

开本 787×1092毫米 1/32·印張 3/4·字數 10,000

1958年11月第1版 1959年12月第5次印刷

印数: 800,001—1,000,000

統一書号: T 3099·278

定 价: (5) 0.08 元

〔内部发行〕

出版者的話

我省同全国各地一样，在党的总路綫的光輝照耀下，繼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一九五九年掀起了繼續跃进的高潮，而且一浪高过一浪地迅速发展着。形势是良好的。全省广大干部、羣众正在贯彻执行党的八届八中全会的決議，高举总路綫、大跃进、人民公社的光荣旗帜，反右傾，鼓干劲，意气风发地为爭取在今年內完成、超額完成或接近完成第二个五年計劃規定的主要指标而奋斗。

在大跃进的大好形势面前，却有一些人睜着两眼不看事实，說什麼“大办鋼鐵得不偿失”“大跃进丰产不丰收”“人民公社沒有优越性”。他們口头上虽然承認“人民公社好”“总路綫正确”，但是他們又抓住我們工作中的个别缺点，有意地夸大，以至造謠、污蔑。初看，好象这只是他們看問題不全面，对社会主义建設的巨大成就認識不足，其实不然，在他們的思想深处有着一种見不得人的东西——想走回头

路，走資本主義的路。這就是當前在我國人民內部出現的兩條道路、兩條路綫和兩種方法的鬥爭。這個小冊子裏介紹的魏隆民忘本回頭的事實，充分說明了這一點。

魏隆民的錯誤是十分嚴重的。因為他離開了黨，離開了人民，離開了社會主義的光明大道，要走資本主義的絕路；他忘了本，他攻擊黨，攻擊人民公社，攻擊我們的社會主義制度。這當然是我們絕對不能容忍的。

魏隆民的思想具有相當的代表性，它反映了今天在农村中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兩條道路鬥爭的嚴重意義。目前全省正在深入地開展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教育運動。我們出版這個小冊子，就是讓大家通過討論魏隆民的錯誤思想，用回憶對比、鳴放爭辯等方法，進行自我教育，提高社會主義覺悟，堅定地走社會主義的光明大道，把右傾反透，把干劲鼓足，使我們偉大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來一個更大躍進！

魏隆民忘本回头

九月三十日，費县石橋公社黨委在石橋召開的黨員和生產小隊長以上幹部會議上，針對該社小吉樂莊生產隊魏隆民的忘本思想，進行了回憶對比教育。

一位年近六十，白髮蒼蒼的老大娘，懷着憤怒的心情，走進了會場。她就是魏隆民的母親。會場上，鴉雀無聲，八百多只眼睛，都注視在這位老人的身上，傾聽她老人家的敘述。老人辟頭第一句話就說：“魏隆民，你忘了黨，也忘了娘……。”接着，她激動地道出了她同兒子——魏隆民在舊社會的悲慘遭遇。她一只手狠狠地抓起了當年拉着魏隆民要飯時用過的破篋子和娘倆穿過的千補萬縫的破衣裳，另一只手指着擺在桌子上全家現在穿蓋的新衣服和新被子，讓大家好好地看看她家過去和現在的生

活变化。她說：“想想以往过的苦日子連眼也不敢睜，做梦也想不到会有今天的好日子。”她高声提醒魏隆民說：“魏隆民呀，你小时受的苦忘了嗎？是党把咱从火坑里拉上来了，現在你变啦，你对得住党嗎？”老人說到这里，已泣不成声……。会場上，人們有的热泪流滿两頰，有的在低声抽泣……。

岔 路

提起魏隆民，費县小吉乐庄周围許多人都知道他是一个佃戶的儿子。虽然今年才只有二十九岁，但是，在吃人的旧社会里却受尽了无数苦处。党解放了这个地方，他才跳出火坑翻了身。由于他在工作上积极肯干，入了团，入了党，当了干部。

自从人民公社化以后，身为党总支委員、队支部書記的魏隆民，思想上却发生了剧烈的变化，以至走上了岔路。他对群众在党的领导下的公社化运动，对万馬奔騰的跃进形势，和

一九五八年所取得的伟大成就，不是象广大群众一样兴高采烈，欢欣鼓舞，不是象其他党员干部一样，高举总路线红旗，积极领导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相反的，却对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大办钢铁、公社化、公共食堂，进行了恶毒地攻击和污蔑。他经常在落后群众面前公开大喊什么“大办钢铁搞糟啦，光吃钢铁吧”

“吃食堂不如自己吃好”等等。他把农村无限美好的形势和光明的前途，看成漆黑一团。他常常气愤地说：“唉！这是什么



社会，如今人民公社

他经常公开大喊什么“大办钢铁搞糟啦，光吃钢铁吧！”……

还是共产主义的萌芽就这个样，一步不如一步，这社会咱走不了！”在工作上，他消极应付，甚至拒不执行上级党委的指示，并且开始以老爷式的态度对待党员和群众。

今年春天，在一次支部書記会议上，公社

党委分配給小吉乐庄生产队种植三十亩水稻的任务。尽管該队去年种的六亩水稻亩产一千多斤，但魏隆民对党委分配种水稻的任务却拒不贯彻执行。当其他队干部找他詢問：“你去开会，上级有什么指示？”他冷冷地说：“叫种水稻。你们把东岭上种上三十五亩。”当时，队干部們听到很感詫異。随問：“水稻种在岭上行嗎？”他說：“共产党提倡敢想敢做嘛，水稻种在岭上也是个創造。”不等別人申訴理由，又以命令的口气說：“听我的沒錯，叫您种就得种！”結果強迫社員在东岭上种了一部分水稻，这些水稻出来不几天，就全部干死了。

今年麦收后，在一次會議上，大吉乐庄生产队长朱元启为了帮助小吉乐庄完成今年种植七百亩地瓜的計劃，主动提出出人和牲畜并自带地瓜秧去支援，可是作为小吉乐庄支部書記



同志們热情帮助他，他却給人家迎头打击。

的魏隆民，却以冷酷无情的态度給支援者以迎头打击。他說：“兴你支援，还兴我不用啦！”在魏隆民不愿多种地瓜的錯誤思想指导下，公社分配該队今年种植七百亩地瓜的任务，結果种了还不到四百亩。

魏隆民脑子里充滿了資本主义思想，不仅对党的工作和上級分配的任务有时拒不执行，甚至公开講起价錢来了。今年有一次公家的汽車給水庫上的民工送粮，路过小吉乐庄时汽車陷到河里了。公社党委聞副書記叫魏隆民赶快叫人來帮助拖車，魏隆民开口就問給多少錢，并揚言不給錢沒有人干。直到聞副書記答应錢由公社負責，他才叫人來帮助，事后还派人到公社要工錢。

魏隆民走入了岔路，离开了党和广大人民群众的立場，因此对待群众的态度也就变得相当恶劣。有些貧农和下中农看到队里的生产搞的不好，曾主动找魏隆民帮助他打生产譜，他竟指責說：“不要多管閑事，就显着你們能啦！”社員魏隆斗身患重病，其妻找魏隆民，

請他給想点办法治病，他冷酷地說：“死了就埋。”資本主义迷了心窍，使魏隆民六亲不認，最后竟連自己生身母亲也不愿养活了，把老人家分了出去。

魏隆民还发展到目无党紀国法的地步。他不經請示擅自自动用国庫大豆五千三百多斤，作了豆种。公社党委发觉后，着粮站的干部前去与該队其他干部商妥以小麦抵补，魏隆民却在群众中揚言：“咱的口粮叫国家給弄去了，您愿意嗎？”企图煽动群众造成对政府的不满。这事，被县委書記处書記兼公社党委第一書記項思忠同志批評后，才平息了。

在魏隆民的錯誤思想影响下，全队的生产搞的很不好。今年夏季荒了二、三十亩高粱和一百多亩谷子。因抗旱不力，地瓜也減了产，使社員收入減少。

魏隆民的錯誤言行，引起群众的极大不满，特别是貧农和下中农社員，背地里議論說：“魏隆民这个領導法，是处心不想叫咱过日子了。”公社党委、党总支經常不断地对他

进行批評帮助，但是他把这些善意的批評和忠告当成了耳旁风。更严重的是，发展到干脆躺下不干工作。今年夏天，曾有一个多月的时间，他躲藏在一个瓜屋里，连会也不参加。

根 源

这个佃户的儿子，要飯当雇工出身的共产党员，而且肩负着生产队党支部领导职务，怎么竟能站在资本主义立场上，攻击大跃进、大办钢铁、人民公社化呢？怎么竟过不了社会主义关呢？这是有根有源的。

解放前，魏隆民由于饱受旧社会的剥削、压迫，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对领导劳动人民闹革命的共产党充满了希望，眼巴巴地期待着共产党的到来。解放后，他首先在政治上翻了身。那年他才十五岁就积极要求参加了民兵，背起枪和敌人打游击；在反奸诉苦、土地改革运动中，他都是站在阶级斗争的最前列。斗争锻炼了他，在党的教养下，一九四九年他被吸

收入团，同年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而后担任了民兵队长。经过土地改革，魏隆民经济上也翻了身，分得了土地、耕牛、小車等生产资料。这时，他积极领导群众发展生产，改善生活。年复一年，日子越过越好了。他开始向往着“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生活。就这样，资本主义的肮脏思想，开始在他的身上扎根、萌芽。为了达到个人发家致富的目的，他于一九五五年，把工作一扔，背着党偷偷地溜到东北去了。原来他有这样的打算：家中有十二亩半地和一头牛，母亲和妹妹都能参加劳动，耕种收割等重活找个短工干一下，收入的粮食除食需以外，还有剩余，自己在东北干工人，每月再挣七、八十元钱，这样小日子不就很快富起来了嗎？但到东北以后，每月仅挣四、五十元钱，活也不輕快；当时，合作化高潮，又到处风起云涌，他看这条发家致富的路行不通了，便跑回家来了。党支部对他私自跑到东北的錯誤行动进行了批判，他虽承認了錯誤，但是滋长着的资本主义思想他却沒有

向党交代，沒得到应有的批判。合作化运动的高潮普及全国各地时，小吉乐庄也沸騰了，特別貧农和下中农积极要求走合作化的道路，形势逼人，魏隆民也参加了合作社，并当选为副社长。

該村成立农业社的第一年——一九五六年，由于合作社的优越性，获得了大丰收，魏隆民和广大社員一样，增加了收入。这时魏隆民認為这个路还可以走下去。一九五八年魏隆民当选为党支部書記，但是个人发家致富的思想还没有扔掉。人民公社化运动一来，使他伤心了。他認為，公社吃飯不要錢，老的小的都包下来了，自己太吃亏了；生产資料逐步由小集体轉向大集体，个人沒有权利了。有了这一着，自己发家致富的如意小算盘化为泡影了。他整天盘算，难道就这样搞下去嗎？越想越想不通，越想越感到前途——資本主义的前途——沒影了。陷于資本主义思想深渊的魏隆民，对于党对他进行的教育也听不进去了。大家都在高举总路綫紅旗奋勇前进，他却認為“沒有一

个好人”。对社会主义建設感到灰心冷意。这时他的脑海中又兴起了另一个打算。他想：唯一的办法，是不当干部，少熬眼，少受累，来料理些家事吧！养只母猪，养些家兔和鷄鴨之类，种好自留地，多少再干点活，維持自己的生活，就这样过下去好了。因此，他对一九五八年的伟大成就，对大办鋼鐵的伟大成就，对无限美好的公社化道路，根本不感兴趣，而对于在大搞羣众运动中，由于經驗不足所发生的个别缺点，却抓着不放，以至进行了恶毒的攻击和污蔑。就这样，魏隆民走上了岔路，严重的脱离了干部、党员和羣众，給党的工作造成了严重的損失。今年八月初該队改选党支部委员会时，他落选了。

对 比

党的八届八中全会決議象一盏明灯，照亮了全党全民的心，使大家清楚地認識到魏隆民的問題，是要不要党的領導、要不要社会主义

的两条道路斗争的问题。为了挽救魏隆民，党、同志、母亲和群众都一齐向他伸出了热情的手，拉他跳出资本主义的深渊。

被资本主义迷住心窍的魏隆民曾说：“这是什么社会，一步不如一步。”他说的对吗？党支部、群众、他的母亲，用回忆对比、现身说法、实物展览等方法，向他进行了教育。大家拿建国十年来伟大的建设成就的事实来教育他，拿小吉乐庄的巨大变化的事实来启发他，拿魏隆民一家的变化的事实来唤醒他。魏隆民的母亲用她和魏隆民的亲身经历，对儿子一步不如一步的说法一一进行了批驳。她把妥善保存起来的讨饭用的破篮子、破瓢和破衣衫拿了出来。她当众翻开了她和魏隆民的生活史，说出了全家的今昔。

魏隆民的父亲是一位勤劳的农民，给本村的大地主崔焕章一连当了十六年的佃户，整年风里来雨里去，然而，全家却终年吃不饱，穿不暖，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他父亲给地主家出尽了力，流尽了血汗，累弯了腰；一九三七年，

正当春节临近的时候，身得重病，家里既无粮米又无柴草，更沒錢治病。在这災难临头之时，黑心的地主，还火上加油，星夜登門逼租，連年也不讓过，老人連气帶恼死去了。撇下他母子四人。母亲哭得死去活来，无奈，卖了七分地，埋葬了父亲。往后的生活更加艰难了，他母亲含着眼泪，拉着他和妹妹种着地主的二亩地，盼望儿女长大成人；可是狠心的地主把地收了回去，他的一个小妹妹也因飢餓死去了。剩下母子三人沒有了生活依靠，只好拉上要飯棍，离乡背井，到北山一带要飯。沿門討乞的生活，簡直不是人过的生活。一九三八年夏历正月十五日，大雪紛飞，北风怒吼，不滿十岁的魏隆民光着头，赤着脚，渾身只围着一條破麻袋片，他母亲穿一條破单褲抱着妹妹，冒风雪赶到蓮汪崖村，到地主門上想要点剩飯充飢，如狼似虎的恶狗，应声而出，直扑魏隆民，他母亲看到儿子遇到危險，不顧一切向恶狗迎头扑去，使魏隆民免了一場大災大难。

以后，他母亲为了不讓儿子餓死，就把魏隆民雇給永固庄一个姓范的富农家里放牛。天下的財主都心黑。魏隆民在这个富农家里，天天起五更睡半夜，一时不閑的干活，却仍然吃不足穿不暖，不是挨打就是挨罵。一次，割草不小心，砍去了半截手指头，鮮血直流，哭干了眼泪，也无人过問。因受伤不能割草，竟被范家驅逐出門。他帶着伤残找到了母亲，又过起要飯的生活来。

小吉乐庄解放了，穷人拨开烏云見了太阳。在党的领导下，經過反奸訴苦、土地改革，魏隆民一家分得了土地、牛和車。从此，母子三人擦干了眼泪，露出了笑脸。日子一天天地好起来，特別是农民組織起来走合作化的道路后，他家的日子更是蒸蒸日上。一九五六年，是他家参加合作社的第一年，社里获得了大丰收，魏隆民家三个整半劳力，除每人分到四百二十斤口粮外；还分了九百多斤粮食，和几十元錢。也是在这年，魏隆民結了婚，他妹妹也出了嫁，两桩喜事，一共花了二百多元。現在，